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八

函史編

學類

西漢經學訓述

高皇帝既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爲之
守不下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然且聞弦歌之
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過魯
以大牢祠孔子蓋其感也

孝景時王戊購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
忍欲顯諫不可道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肅肅

我祖國自豕韋輔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
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至于
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
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
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諉

厥生

傳占曰諉許其反數聲

阨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

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
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
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被輔弼饗
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

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
惟屢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
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踰所
弘非德所親非俊唯罔是恢唯謏是信踰踰詔夫諤
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祭旣藐臣下追欲從逸嫚
彼顯祖輕茲刑黜嗟嗟我王漢之嗟嗟曾不夙夜以
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
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
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
爲我王管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魯君子庶顯于後我
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
乃請老去位懼乃禍徙家于鄒在鄒時作詩以明志
詩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
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
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
之義以泊羣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
于魯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
于鄒鬻茅作堂我徙我環築室于墻我既遷逝心存
我舊夢我演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

如何夢我王弼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
其漣微微老夫茲旣遷絕洋洋尼仲視我遺烈濟濟
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耆心其
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已遂卒于鄒君子曰孟諫
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爲諷也王戊畜不臣之邪
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私直而不切
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遠去樂仲
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韋世爲漢儒宗有以也
當是時孔子十世孫臧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
欲以爲御史大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爲業願得

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常禮。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枝葉稍蒙。穢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昌邑廢興之際。明諫顯爭。畢讐於前。經宣帝本始之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謨。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子稱制臨決。乃復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

梁春秋博士焉。

宣帝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詔議立廟樂
夏侯勝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
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
者過半蝗虫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
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霸旣久繫獄
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不怠已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

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公廣川段仲
瀛公守經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齊孟卿魯
眭孟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
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諫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
曲意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宰
相乎願少自勉強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
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廉直
家法云瀛公授琅琊貢禹禹又受睢孟學後爲御史
大夫孟卿授疏廣廣爲太子太傅廣授琅琊筦路路

御史中丞路授鄢陵孫寶寶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仲舒云

初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通五經江公喲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丞相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羊大師睢孟等難數用之由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賢少府勝樂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當立公羊齊學故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郎矣召

見說之帝愍其孤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
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
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者
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
經處是非多是穀梁而穀梁大顯初燕大傳韓嬰爲
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傳詩而韓易獨傳
貢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已朝廷推穀又
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吉少時
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啖
之已知爲東家棗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棗故去欲

伐棗隣里共爲請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退歎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官其同趣如此

孔霸

字次孺

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

過泰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至乃弗相賜爵褒成君夢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地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毋涸涸爲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

剛直堪公方自遂而帝惑於讒慝俱中廢自殺郎京
生以易見親幸言災異屢效亦以讒見誅於是匡孔
張禹之倫居高位往往自求容矣

當是時褒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
尊寵亦至丞相太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
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
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
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
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卮酒未
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阿王氏言

災異陰爲王氏地光爲莽尊禮皆持祿保位爲容容
被阿諛之譏史固曰其緇藉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
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
新莽得政以眊老乞骸失莽意冊免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爲古
經語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或一道
也而難爲行令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
以張孔容容疵經明無當於事行望之堂堂折而不
撓孫寶侃侃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
膽抗義守死不汙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

從政立身雖性習人殊均之有意於古學云

東漢經學行義傳

劉昆

字和公

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

詩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

饗射以素木刻葉爲豆桑弧蒿矢射兔首如儀觀

者如堵墻守宰率屬吏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爲昆

梁孝王胤聚徒衆行大禮有脩上心也并家屬繫治

會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棲負嶺山中建武初舉

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火災火

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

於不通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
爲光祿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
虎北渡河何修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
笑其質訥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
太子諸王小侯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
終其身

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又外氏張竦

父子喜文學林從學學益洽多聞稱通儒王莽末避

地河西

道逢賊欲殺之林仰曰願一言而死賊曰何言林曰將軍不知有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

所遇殘滅不道卒以破亡今將軍以數千之衆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之轍不畏人獨不畏天神乎賊心

勳得釋

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以爲持書平辭強之

不可囂意甚望然外示優容出令曰杜伯山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通順所志建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囂大恨陽許遣而陰令刺客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里感歎不忍害比至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帝大悅賜車馬衣被羣僚莫敢望河南鄭興事劉歆東海衛宏事九江謝曼卿曼卿傳毛詩作詩序善風雅之旨者也林遇興欣然曰林得君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果闇然服林前於西

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寶愛之雖遭艱因常抱以自隨
及是乃出示興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
復傳是道竟不墮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
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林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
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
學者輒見引進至大司空博雅多通稱任職焉

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寢疾不仕以尚書
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以禮爲大
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以
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

以爲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
曰妾是也苦楸無書恢驚起拜歎息而去良後以病
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行過其友友人不肯
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
也良後連徵及以玄纁聘終不就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
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有二人命儒
者講論經義明日僖入謝帝謂僖曰疇昔之會於鄉
宗有光乎對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
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

臣私家獨蒙其榮帝笑曰善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拜郎中

楊太尉震字伯起弘農人八世祖漢初赤泉侯喜也
高祖敞昭帝時丞相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居攝
中與兩龔蔣詡俱徵遁逃免去震孤貧少好學明經
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教授
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歎其遲暮而震志愈篤
年五十始仕

鄭玄

字康成

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休歸輒詣學父

怒之不能禁已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氏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貴倨稱大師玄在門三年不得見但使高第弟子轉授玄業玄日夕尋誦不解會融集諸生考圖緯須布算聞玄善九章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蓄疑融大驚服其攻堅爲悉精告之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吾道東矣及黨禁作遂隱居杜門時任城何休精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通之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哉中興

諸儒爭論古今學不決至馬融答劉環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迫遣不得已乃往進禮待甚優爲設几杖玄以幅巾見一宿遁去魯國相孔融深敬玄父事之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魯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懷明德魯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儒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潁光隱輝亦皆稱公人知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魯東海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

無駟馬之路乎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天下亂玄避地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得之問知爲玄也皆羅拜約不敢入縣境

盧植

字子幹

涿人也少事馬融通今古學好研精而不

守章句融外戚豪華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植受學積年未嘗流盼融深敬之歸闔門教授黃巾賊起拜北中郎將連破賊賊走保廣宗植圍攻士援帝遣黃門左豐詣况軍或勸植賂之不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

待天誅帝怒檻軍徵滅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賊盛
稱植行師方略復尚書靈帝崩大將軍進召董卓誅
中官植逆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不聽卓入都宦官
將帝及陳留王出平津公卿無從者植獨夜馳至河
上以從卓會百官議廢立抗言不可卓怒欲誅之以
奈已力請乃免植懼終不免從間道亡去潛迹上谷
中

論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邃而三全經之目
遠業頗有諍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
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

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
專教授願從於欲爲奢淫於是乎名節振而經乃下
衰悲夫

黃憲

字叔度

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前至袁閎
所未及勞問逆謂之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
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
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闓，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汜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史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

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管寧

字幼安

北海朱虛人幼喪父却贈聘稱財以送終

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善俱游學異國嘗與歆鋤園得藏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蓋微不可掩如此會世亂思避地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詣遼東依焉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避難者多從之居寧務以德化鄰有牛

暴田寧爲牽牛著涼處牧之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所居里會井而汲男女錯至爭汲有鬪鬪者寧多買
汲器置井旁待之不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旬月
成邑於是講詩書陳俎豆節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
見也風行逾東時避難者皆僦居郡南寧獨居郡北
若將終身焉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
其賢民化其德厚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內不安
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過之道
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在遼三十七年以朝命
徵乃將家屬浮海還度康恭三世前後所遺皆受而

篋之不發視既西渡盡封歸之其介如此魏以爲太
中大夫固不受久之華歆爲太尉讓寧徵爲光祿大
夫勅青州給安車茵蓆吏護從道上續食至表自免
歸

郭泰

字林

太原界休人家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州

縣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斗筲故爲人役乎就成臯
屈伯彥學三年業成博通墳籍遊洛陽見河南尹李
膺膺素亢守高慕用者鮮所容接見泰大奇之遂相
友善於是名震關西及辭歸衣冠諸儒送之河上車
數千兩泰獨與膺同舟而濟賓從望之以爲仙舟焉

司徒黃瓊辟公府太常趙典舉有道泰曰吾夜觀乾
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皆不應或問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黨禍作知名之士多
被禍而泰以不爲危言激論與汝南袁閎獨免焉卒
年四十八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爲
之銘稱其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
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據華乃尋厥根宮牆九仞
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器量宏深姿度廣大
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也邕謂人曰吾爲碑銘

多矣。惟郭有道爲無愧色耳。泰性明知人儀觀魁偉，好獎訓士，多所成就。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毋餘，牛更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戒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甕隨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皆成賢儒。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郢陵庾乘爲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英之成名者甚衆。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

林宗遇諸途勞之曰。脊頰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
晉大鉏也。卒爲齊魏忠賢君。往事豈可悔哉。勿恚恨
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原懷忿欲結客報諸生。感泰言乃止。
賈淑性險仄。爲邑里患。泰喪母來弔。鉅鹿孫威以林
宗受淑弔。怪之。泰曰。子原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
尼不逆互鄉。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陳留
史叔賓有盛名。林宗謂之曰。墻高基下。雖得恐失。後
果以阿枉敗。汝南謝甄陳留邊讓。候林宗。林宗謂人
曰。二子英才有餘。惜不入也。後俱不終。濟陰黃允以

雋才知名。泰謂之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悅之。允聞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乃盡數允隱慝而去。同郡王柔偕弟澤問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通當以經術通。令違方改務。不能至也。已而皆然。其識造如此。

仇香陳留人。純嘿有至行。爲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廩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弃歷年之勤乎。且

非養人遺孤、不能成濟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用
相見乎、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論譬之、既
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成令主、奐嚴署香主簿、謂之
曰、聞在蕭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鵠之志耶、香
曰、以爲鷹鵠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謝遣之、曰、枳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俸資香入大學、
既至、與符融比舍、融賓客滿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
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學、何守之固也、
香正色曰、天子設大學、寧當使人但遊談其中耶、高
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留宿、與語起拜牀下、

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必免冠自責。妻庭謝思。遇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不應徵辟。卒於家。

陳寔潁川許人也。起單微。篤學。坐立談誦。辟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寔知其非人。懷檄入見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不可以塵明德。請從外白。署從之。鄉論怪其非舉。寔爲坐廢。後倫徵入朝。郡人士集送。倫乃對衆言。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頗以爲

過此其過由故人憚強禦而陳君者所謂善則稱君
過則稱已者也聞者乃歎息服其德爲太丘長以清
靜爲理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黨
禁起餘人多逃匿寔先就獄曰吾不爲之先衆何恃
乎會赦出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郡國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甚耻之寔獨弔焉後誅黨人以寔故多全
宥寔居鄉平心率物有爭訟求判寔曉譬曲直退無
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飢
有盜夜入室止梁上寔見之乃起自整拂召子孫列
待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非必本惡

乃習以成性。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者。是已。盜驚自投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君狀貌不類惡人。宜尅已反善。遺絹二匹。遣之。自是一縣無盜。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拜公府。每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黨禁解。公府敦辟。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老絕人事。幅巾待終而已。

王烈

字彥方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仲弓。敦義行。著信於

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耻惡。必能改過。

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不應。以其事告烈。烈使人迹之，則前盜牛者也。諸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反。其感人至於此。

邴原故善飲，行學八九年，闕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饌之。原曰：「本能飲酒，以荒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可一飲。」飲終日不醉。孔融爲北海相，敎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以鄭玄爲計掾。原爲計佐，融有所愛，吏常盛稱舉曰：「君子也。」後恚望欲殺之，衆吏皆爲請。原獨不請。融問之，對曰：「明府於此吏愛之矣，而今欲

殺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憎之、則推而危其身、舉之
是、則殺之、非、殺之、是、則舉之、非、明府何處焉、遂去之
逢東與同郡劉政俱、公孫度畏惡政、勇略欲殺政、收
捕其家人、政既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匿之、月餘、東
萊太史慈當歸以付之、既而謂度曰、前將軍欲殺劉
政、以爲已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已除、拘政家奚爲
度乃出之後、遁還、度覺之、曰、郗君所謂雲中鶴也、非
鶴、鷄之網能羅矣、既反、因講逆禮樂、吟詠詩書、鄭玄
博學洽聞、註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願
志澹泊、英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郗鄭之學、魏公

操辟原東閣祭酒子倉舒卒傷之甚以原女早亡求
與倉舒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所以容於明公公所
以待原以能守禮也若德明公之命而弃典訓明公
何用焉操乃止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衆附親賓客
如雲原非公事無謁也太子使人微問之原曰臣聞
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嗣子太子太息久之轉五
官長史卒是時東郡張閭爲太僕以簡質聞杜恕著
家戒稱曰張子臺視之鄙樸人也然中心不知天地
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
自可不富貴而禍患亦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

臺者。皆力慕體之。方之。茂如也。

論曰程淳公有言。聖雖學作。所貴者資黃叔度之資。淵乎其似道也。管幼安成德爲行。幾於閔冉矣。林宗不名一行。博大勤誨。誘善成人之美。而達有轍轅周遊之心焉。大都東漢尚節行。高者長厚篤淳。國無道而道存有以也夫。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九

左編

人類

烈婦

漢班婕妤成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

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
倖仔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倖仔上曰始衛皇后
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詣衛倖仔也其後趙飛
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隄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倖仔
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
許皇后班倖仔挾媚道咒詛後官詈及主上許皇后
坐廢考問班倖仔倖仔對曰妾聞灰生有命富貴在
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
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喜其對
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倖仔恐久見危

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後漢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并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劉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閤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太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太后從而許之於是厲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音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祖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恐辱舍垢常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齋酒食以供祖宗人謂繼祭祀也夫婦第二祭今之君子

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
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
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
第三、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
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
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蝶
燕。蝶燕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
作，則傷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女行第
四、女四行：婦德不必才明經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
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專心第五、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
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
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
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
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

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狹淪，入則亂髮褻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一由

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譜焉。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

南道傍爲立碑焉。

漢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文荀。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旣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旣到，郭氏僞爲悅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旣入室而

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魏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分明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魏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身生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竟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

八
卷之六
九
侵凌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
不改雖處艸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
墓旌善號曰貞女

晉姚氏婦楊氏者閩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
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
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
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
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
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
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

其家譚不供給之、乃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隋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及宇文文化及弑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

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禪師還當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察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

蜀人傳知

可屈乃拜辭而去

唐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恐失身北面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

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費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歿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莽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然燬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

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慨知君臣大義云。
唐宜都內人者，武后女侍也。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
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都內人
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機與語，問四
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
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
世嬖姦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
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鉏襲服，
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
臣，狎人朝，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

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下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卽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李新聲者邯鄲人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又能傳故都聲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

洪言纂
訂師可法

從去然性本便慧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
聚亡命以窺脅朝廷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
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然食人之食憂
人之憂理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
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盖以其先父挈齊還我
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
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
間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童
武朝數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
諫握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

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徃獲
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曠者幸矣孰
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
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
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
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繼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
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凶而
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
時事因拾於編簡

宋四烈婦蕭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

盜季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立爲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宜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堅臥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

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宋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侯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寒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是夕解柙，帶自縊獄中。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逮捕，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

國史編

人類

列女

密夫人密康公母也。有獻三女而豔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物也。王而獲此，猶且不。堪况而小醜乎。爾必獻之。康公不獻，王滅密。

鄧曼楚武王夫人。楚屈瑕伐羅，關伯比筵之，還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以告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

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戒之。不及而莫敖師。果覆。久之。武王荆尸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曰。余心蕩。夫人退。歎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知之。故臨武事。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行。卒於楸木之下。伯姬尊成。公女宋共公夫人也。嫁十年。共公卒。宋災。

火及於姬所。左右曰：「夫人避火。」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可下堂待保傳來也。」保母至矣，傳未至。左右又曰：「夫人避火。」姬曰：「傳未至，夜不可下堂。」左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死矣。」夫越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建於火而死。齊桓好淫樂，其夫人曰衛姬，諫不聽。姬爲不聽音樂，齊侯感而放鄭聲。楚莊王好畋，其夫人曰樊姬，諫不聽，爲不食禽獸之肉。楚子感而廢畋。二主之霸，二姬力也。

楚昭王母曰伯嬴，秦女也。其夫人齊女曰貞姜，嬪曰越姬，皆賢。吳之入郢也，昭王亡於野，闔廬入其宮，而

班處爲伯靡持力而逆之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公
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
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
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夫仁失可復以
義義失可復以禮唯男女之禮失不可復也今君王
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今
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慙而
退舍伯靡與其保阿閉永巷不釋兵番三旬吳退王
還國乃復寢王游漸臺貞姜從已出遊聞夫入漸臺
而水至使使者迎焉忘其符使者至夫入曰王召宮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至矣。還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勇不畏死。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使者走取符而臺崩。貞姜死焉。昭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於樂。三年而改之。以勤政。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死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死。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嬖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於師。越姬聞之。曰：昔王要妾以死。妾非難於死也。懼苟死。成君之過也。然

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王讓位於三弟而薨。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

魯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歿。文伯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階趨行。奉劬而正履。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結屨之綦絕。左右顧無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於朝。有友三人諫者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費而見於窮閭者七十有餘人。故能相王室而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

者皆益也。子則皆爲之矣。於是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引飪而親饋焉。

臧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使齊。母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魯之寵臣多怨之。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助焉。於是文仲自結於大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止。文仲欲興兵而襲魯。文仲遣閭使遺公書。恐人得其書。爲隱書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綴不足。帶有餘。書至。莫測也。問於母。母泣下。沾襟曰。君之臣見止矣。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

民納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起饗戰鬪之士。藉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言思妻。臧我羊，羊有母，告妻。舍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得梳，餓不得食也。於是魯侯軍於境，爲備焉。齊兵聞有備，而還，免文仲而歸之。

晉趙衰之妻文公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爲公子也，避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迎盾，母子狄衰不敢，姬曰：不

子之德乎。二三子未必知也。妾知之。乃爲之誄。誄曰。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與人無
害兮。屈彘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
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庶幾遐齡。今遂
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遂定
謚。此於魯黔婁之妻並德矣。

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傅妾也。秦滅衛。衛宗歿。
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傅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衰。妻
欲出居外。避讓之。傅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
無懈。孝子之養親。忠無日也。俱養固妾之職。夫人何

勤焉。妻固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逆也。欲自殺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

石窳婦者，齊女也。齊頃公敗于鞞而免，自徐闕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使人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窳。

高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有鬪夾於道，吏捕殺者，遇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

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相問之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子、長者夫前妻子也。夫且死、囑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愛廢公義而欺死者也。子雖痛、可柰何。相入言於王、王高其義、並赦之。

齊女者、傷槐衍之女也。景公愛槐、懸木其下、曰傷者死。衍醉而傷槐、女造相晏子之門、請曰、妾聞之、明君之蔽國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人民、不爲野草傷禾苗、今妾父以社臙故、不勝

麴蘖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敢自投代。成晏子惕然言於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

母師者九子母也。臘日休作者。召諸子。前謂之曰。禮婦人之義。父母歿。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不在治也。吾姑汝往監焉。許我乎。九子曰。敬諾。乃召諸婦。前謂之曰。禮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儻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閨。夕吾反矣。於是少子僕而往。天陰。還失。早至閭門而止不下。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旌之。使人視焉。

其居處禮節甚修。召問之曰：「何不下也？」對曰：「妾與諸婦期夕入，而早不欲其失期也。失臘醑而酺而醉飽，此人情所宜有。反太果，恐見之故止也。」大夫以爲知禮，言於公，以爲母師。

義姑姊者，魯人也。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走。且及棄所抱抱，所攜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何也？」婦人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行義，況士。

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魯君賜是婦也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田母者，齊相田稷子母也。稷子受吏之賂金百鎰，入遺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非義之獲，不計於心，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於賂，爲人臣不忠，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稷子慚，席藁謁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焉，合稷子而復其位。

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母也。淖齒亂，齊湣王出走，賈

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出而不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於是潛王及於難，買乃入市中，呼市人誅淖齒而歸。

女宗者，宋鮑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姑不衰。姒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禮有七去，姒爲之首，吾不忍以臣我，以禮而使吾爲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蔡人之妻，宋人女也。旣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

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彼無夫故又不遣妾何以待去終不聽

孟母者鄒孟子母也仇氏有賢德孟子生三歲而有父激公宜之器母獨與子居始其舍近墓有少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宜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織以刀斷機絲焉子驚問故母曰若知忙之乎夫君子學以立身問以廣智

今未有所至而廢之何以異斯織矣績焉而中道廢之其何衣夫若子乎。孟子乃大感往卒業遂成大賢。孟子既娶將入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警衆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已遠乎婦得留孟子處齊有浸色母見之問焉對曰無之他日擁櫪而歎母曰鄉吾見子之色憂子曰否今擁櫪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道不用於齊矣而母老懼無以養故勉強留而憂孟子歸婦入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故

有閨門之修。無閭外之志。無擅制之行。有三從之其。今子成人矣。而我老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尚何留。

芒慈母者。魏孟氏女。芒卯後妻也。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厚遇之。猶不愛。今所生子。不得與之齒。終不愛。於是前妻之中子犯法矣。母悲哀。欲上書請其罪。或謂之曰。人不愛母。母何自苦如此。母曰。是其少也。孤父使妾爲之繼母。母之也。爲人母。不能庇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無義。可自立於世乎。章途上王高其義子。得赦。自是五子親附母。

雍雍焉

漢陳母者棠侯嬰母也二世時天下亂東陽少年殺

令長相聚數千人請嬰爲之長已共立爲王嬰母謂

不
知

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甚貴者今

暴興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得侯事敗易以亡非世

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王以兵屬項氏後歸漢封棠侯

而安國侯王陵母曰王夫人陵從漢祖起沛項氏攻

不
知

漢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陵母恐陵以已故貳於漢也乃私送使者而泣曰爲

老妾語陵必謹事漢漢王長者也當終有天下母以

老妻故持一心請以成送使者遂伏劍歿陵爲漢相矣

雋母者京兆尹不疑之母也不疑尹京每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名何事卽多所平反則喜親爲具飲食語言異他日或亡所出輒怒爲不食故不疑嚴而不殘

嚴母者河南守延年之母也生五男子皆二千石東海號母曰萬石嚴母延年爲河南守有能名陰鷲酷烈母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見報因流血數里乃大驚卽下車止都亭不肯入府寺延年出迎謁母閉閣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伏閣下，乃見之。責數之曰：「幸得傳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法多殺人，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頓首服謝罪，自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之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垂老當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延年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京兆尹王章妻，泰山鉅平人。章爲諸生，學長安，與妻俱。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怒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能踰仲卿者？卽病困當

激昂自起。何常效兒女子滂泣相向耶。章悚然起坐。病竟起。後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滂泣時耶。章曰。非兒女子所知。書上下廷尉。妻子女皆被收。章小女年可十二。夜忽起號哭。問之曰。昔之夜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必一人歿也。我君素剛。先歿者必君。明日果然。徙妻子合浦。後赦還。以采合浦珠。致產數百萬。

陳孝婦者淮陽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夫當行戍。屬之曰。我上歿未可知。有老母無他兄弟。儻養吾不羣。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歿不還。婦紡績織紉。

以爲養。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卒養其姑二十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宅而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詔賜黃金十斤，復其家。

仁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也。既嫁而夫有讐，矢必報不得，劫其父，令要女爲中調。父呼女命之，女念不聽則殺父，聽之則殺夫。陽許諾曰：夫日於樓東首卧，請開牖而待，乃還家。辟夫他所，沐登樓東首卧，開牖待夜。

半俸至斷頭持去明視之女也

姜詩妻龐氏廣漢人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汲值風不時還母渴甚而恙詩責妻遣之妻止旁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姑恠問鄰母具以告姑慙感聽還生一子因遠汲溺江成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呼鄰母共食夫婦常力作供膳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泉中出雙鯉以供人以爲孝感赤眉經詩里弛兵而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方歲饑盜遠詩米肉受而埋之察孝廉明帝爲下詔曰大

孝入朝一聽平拜中郎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祠祀之
沛郡周郁妻同郡趙孝女也郁驕多行無禮既嫁舅
謂之曰新婦賢者常以道匡夫矣郁不改行新婦之
過也婦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慙衛二姬之行
故翁以責我我言而不用翁必謂我不奉教罪在我
言而用是爲子違父而獨從婦言也罪在夫吾何所
逃罪遂自殺以悟夫聞者咸哀傷之

漢中陳文矩妻同郡李法姊也字穆姜文矩爲安衆
令卒官時穆姜有二男而文矩前妻四子逆穆姜溫
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變或勸令

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調藥膳必親興大感既廖呼三弟告之曰毋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過惡甚矣皆自誦南鄭獄陳好德已過狀乞刑郡守表其母獨其家後四子皆修葺爲良士穆姜病赦諸子曰吾弟伯度達士也所論薄葬之義至矣吾死必循行母爲後累

許升妻呂氏守節吳人也升博徒不操行呂勸升修學升不改呂父忿疾之呼榮歸欲改嫁榮終不肯升感而自厲遂以學成名郡遭寇榮出走賊拔刃迫之

榮義不辱，遂遇害。是日疾風暴雨，天晦冥，賊懼，殯塋焉。

沛劉長卿妻同郡桓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妻終不歸寧。男十五，又夫妻慮不免豫刑耳，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未有他意，卽有可因，姑妹姊自表，何自苦如此？」對曰：「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故自刑，翦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邑有祀牒焉。

王女者，陳留緱氏女也。報父讐，殺夫氏之黨吏，執以

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之諸生中屠喟進曰王之節足厲忍辱無耻之子孫卽不幸當表廬旌墓况在清聽可無加矜乎配感動得減灰

姜母者天水姜叙母也建安中馬超作亂殺涼刺史韋康時叙爲撫夷將軍統兵屯歷下叙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陰結康客爲報仇未有間會妻死請急辭超歸過歷下候叙母言故涕洟然下激叙與同難叙以母老中未決母叱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一州之耻亦汝之負何獨義山哉汝無顧我無淹事變生人誰不戚矣國義我不以餘年累汝矣於是叙與阜定

計約舉兵、度兵發、超必出擊叙、阜從後閉冀州門、超可虜也、叙兵發、超果出、阜與趙昂等閉諸門拒之、夷其家、超攻鹵城、叙守不下、超乃夜襲歷、歷無備、入之、執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逆子、弑君亂賊、天地豈容汝乎、汝必何面目視人、遂遇害、

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昂爲姜道令、異獨留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殺異二子、異恐爲所侵、引刀欲自裁、顧女英歎曰、身歿、汝當誰恃哉、乃以洞涅麻而被之、抄食瘠形、異免難事、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舍、謂英曰、向所爲不死者、爲憐汝也、吾遭亂不

能成吾何以面諸姑乎。今官舍近，吾去汝遠矣。遂飲藥。昂聞，急以藥解之，幾絕而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反，攻冀。異躬著布鞬與昂俱，又悉脫環珥賞戰士。及超攻圍急，刺史韋康欲與和，昂諫不聽。超負約殺康而劫昂質。其子月以爲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譙異欲信昂於超以求濟。與結納爲忠，及昂與楊阜等合謀起討，超歸。謂異曰：「謀如是，如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恥，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千歲？」昂曰：「善。」遂閉門拒超，超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昂，昂保祁山園，匝月乃解。自冀城之難至于祁

山昂九出奇制勝異輒參焉

吳南陽王和妃張氏太傅恪甥也和以太子廢爲南陽王孫峻既殺諸葛恪賜和歿妃自殺以從妾何氏曰如皆從歿誰當子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嬖子全焉

武陵習氏丹陽守李衡妻也衡守丹陽邪瑯王休在鎮數倚法侵削之妻數諫不聽休求徙會稽避焉及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叛逃求活亦中國所惡也且何施面目見中國人乎邪瑯素慕名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怨故讐守法吏可詣獄表前失求罪衡從

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棨戟。

孟母者吳孟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遣從南陽李庸學。爲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見幼何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後仁仕爲軍吏。不得志。貧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自勉。用何詎非益。久之除鹽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嫚之道哉。仁泣受命。本仁卒。著廩名母之教也。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

太子廢居金墉，衍請絕婚，妃號而過於市，行路爲隕涕，及劉曜陷洛，以妃賜其將喬屬，妃拔劍距之，竟不辱而死。

吳興守虞潭，母孫氏，富春人，適潭父忠，恭貞有婦德，忠亡，年甚少，遺孤藐然，劬養之，永嘉末，潭爲南康守，杜弢亂，潭率衆討之，母傾資以佐戰士，遂以尅捷，蘇峻反，潭守吳興，假節鉞討之，母戒興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意。」盡發其家僮從征，質所服環珮以佐興，時會稽內史王郗遣子允之爲督護，母謂潭曰：「王府史遣兒從征，汝何爲獨不然？」

潭卽以子楚從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司徒導而下
成就謫年九十五卒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

王凝之妻謝道韞安西將軍奕女也通毛詩叔父安
歎以謂得風雅深致孫恩亂見執恩以諸謝門高未
敢害也外孫劉濤方數歲賊欲刃之道韞曰事關王
門何豫他族必若然寧先見殺濤得免自爾發居會
稽家門肅然太守劉柳有盛名以通家子請見請問
質道韞簪纓素襦坐帳中柳束修肅冠帶造焉道韞
先及家難慷慨流涕徐酬問旨豁然無滯柳退而太
息以爲目所未見使人形神俱服也時同郡張玄妹

適顧氏有賢德劉臻妻陳亦聰辨善屬文而沈克之
難吳郡守張茂歿焉茂妻陸散家財率部曲討克敗
之詔表門裏城守荀崧爲盜往曾所圍食盡小女灌
年十三率歿士踰城突圍出求救卒以完西揚州刺
史廣歿於寇有女子年十五蠻帥逼納之女於閨室
中乃擊賊不中罵賊歿

段豐妻燕王德女號平原公主者也年十四適豐豐
以譖歿德勅令改適固稱疾不起書裙帶曰歿歸段
氏自經歿

新蔡徐元妻許氏年二十而寡子甄甫三歲父憐改

嫁之載以適同縣張負婚之外自經救而蘇遂歸養舅姑盡孝年八十餘乃卒元嘉中表門

會稽三女者會稽陳氏女也陳苦家貧獨有三女無丁男王父母年九十餘耄矣父篤癯母不安其室而嫁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蕒日更至市中賣之以爲供鄉里嘉之爭欲娶誓不去已王父母及父相繼卒三女營殯塋居墓側終喪焉

未與概中里有王女年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歿伏尸哭滄盡以血其少妹娥舐其血左目遂明人以爲孝感詣阡東淹里有屠女父失明母病疾親戚相

棄女移住紵舍。晝樵採，夜紡績，以供父母。及營殯，差親負土成墳。宛陵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爲虎所獲，女啼號執虎尾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詔表門。時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三男，而公濟及二兄並卒，兄各有子。姚收二從子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而自與二子寄比隣，以居。宋表問復，徇吳郡范法，恟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果昇明子孫曇曜以罪伏法，褚謂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也，於汝父爲從母兄弟，交親義重，宜收之。」僧簡往歛葬焉。

衛敬瑜妻王氏，北霸城人，明容有忠操，年十六喪其

夫父母舅姑闕其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爲誓拒焉
於墓前手種樹數百株中有柏成連理所居有燕來
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王感之以采絲繫燕足爲識
後歲復來前繫絲如故賦詩志感雍刺史爲樹間表
焉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婚一夕而卓宦京師者歷
年伏法死劉感見夢知卓死哀泣不自勝嫂喻之不
止經旬凶聞至遂憤死中書令高允頌以爲曠代
廉儔云

孫神妻陳氏河北人神當戍夏州難其遠有孤兒子
請代陳不可曰爲國征戍雖遠義當行何容以孤姪
代乎神從其言而往竟歿戍喪還陳望而號慟歿焉
矣。

太妃孟氏鉅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逆黨襲羅城

長史韋續倉卒失計孟勒兵登陴激厲文武諭逆順人自奮志卒全城詔樹碑旌焉梓潼太守荀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爲武時梁入攻圍梓潼金龍病不能軍劉理戰具拒敵百餘日分衣減食同勞逸有叛者立誅人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賊據城絕水劉向天禱祈俄而雨劉命公私出糶甃儲水出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以濟會救至城全宣武嘉之賞其子爵焉武功人也万俟配奴反圍岐州安平孫道溫妻趙率城中婦女畚土完城城竟完贈安平縣君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父子春爲從兄長忻所殺舜時

甫七歲有二妹，粲五歲，璠二歲，寄食戚家，舜撫二妹甚恩，既長可適人，守不嫁。潛謂二妹曰：父爲讐所賊，無兄弟可復讐，雖女子容得已乎？吾義不生矣。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忻方夜坐，妹弟持刀入殺之，告父墓，自詣吏請坐。孝文帝義之，貸焉。先是平原郇縣有女子孫氏，夫爲仇所殺，手刃之，詔特原。

隋蘭陵公主者，隋高祖第五女也。年十八，爲河東柳述妻。舅姑有疾，奉湯藥必親。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帝蕭賜不果，因不悅。述幸於高祖，彌惡之。高祖崩，述流述嶺表，勒絕婚改嫁。主以成自誓，不朝謁，上書。

請免主號從速。徒楊大怒，不許。主曰：「先帝以妾適柳氏，今有罪當從坐，不願屈法申恩。」竟不許，以憂憤成疾。疾革，上書言：「昔其妾誓成頌美前經，息媯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方恨不得從夫。夫乞歸骨柳氏，楊覽之愈怒，葬洪濱中，資送甚薄。」楊女南楊公主適宇文述子士及，士及兄化及弑楊帝江都，化及敗，主爲竇建德所得，問之，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聲淚俱下。見者隕涕。建德敗，西歸，遇士及東都，不復見。而楊帝誅竊宗室，襄城王裕妃柳氏，華陽王稽妃元氏，王幽廢，奉事愈謹。王从咸守義，不復嫁云。

鄭舍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滎陽鄭誠誠歿難
母年甫二十父欲更嫁之母抱舍果前泣曰婦無再
適之義且夫幸有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當割
耳翦髮明素心舍果以父歿王事封開封縣公開皇
初授沂景二州刺史尋爲魯郡守出聽事母輒坐胡
床於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悅入賜坐共食若
行事愆義或妄嗔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舍果伏床
下不敢起母方起訓之曰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
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殉國以歿亦望汝
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情於

禮訓其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墮於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隕世亡爵。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詬展吾死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乎。善果頓首謝，請自改，乃得罷居。恒紡績，逮夜分乃寢。善果跪請曰：「秩俸幸克，何自苦如此？」答曰：「夫秩俸，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惠，奈何獨居之乎？」且絲枲，婦人之職也。單孝婦者，上郡鍾氏婦也。年十六而嫁，無何夫死。事姑以孝聞。數年，姑及伯叔相繼死，貧無以葬。單紡績備貸，十年葬八喪。詔表閭。

庶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十年寡居諸子幼家貧不能就學盧親執經史手授之務光以漢王諒故坐籍沒刺史上官政見盧氏艷欲汙之盧以死自誓政怒以火焚其面不屈死

渭源令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服風訓薛舉亂陷渭源倫遇害柳謂二女子婦曰吾家世素風故父死於義不辱與若等同死能乎女婦泣惟命柳先投井中女及婦繼之並死井中江都之難清河趙元楷妻崔義不辱取刀屏庭樹而立曰殺我與任之如意死

者相迫矣遂遇害

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舍人孝才女也高陽人少寡
鞠善心而教之有高節博學隋祖聞重焉敕尚食獻
新至必分賜召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公及善
心歿東都之難范年九十二撫其柩不哭曰吾有子
矣因臥不食卒